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锁不住的秘密 / 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编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14 - 4864 - 7

I. ①锁… II. ①北…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9073 号

## 锁不住的秘密

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编著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5.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864 - 7

定 价: 30.00 元

---

网 址: [www.qzCBS.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163.com](mailto:qzCBS@163.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话筒里的彩铃是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当彩铃响起的一瞬间，赵紫怡愣在了原地，整张脸惨白得如同窗外的月光。

她鬼使神差般地迈步朝书房走去，每走一步，熟悉的手机铃声都会听得更清楚。重新回到书房门口，欢快的铃声已经清晰可辨。

门，好似有千斤重，门后的惨相，赵紫怡实在不愿再看一遍。

她合上手机，门内的铃声也戛然而止。

经纪人的手机，丢在了丈夫被杀现场，只有一种可能性。

当这可怕的念头闪过她的脑海时，门铃响了。

赵紫怡顿时乱了方寸，不知所措。

越发急促的门铃声，把本来就心慌意乱的赵紫怡逼得几乎抓狂。

“谁……谁呀！”她心虚地喊了两嗓子。

“是我。”门外男子声音低沉而有力。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赵紫怡几乎站不稳脚，手机从手心滑落，屏幕跌个粉碎。

他就是手机的主人。

## 二

他叫苏周。

赵紫怡的经纪人，红星娱乐公司最炙手可热的演艺经纪，他一手策划了赵紫怡麻雀变凤凰的这出戏，让她成为了红星集团的老板娘。

苏周常说：一个成功的经纪人，捧红的女星跟他上过的女星应该是成正比的。

赵紫怡也不例外。当丈夫不能满足她的时候，年富力强的苏周自然上位。苏周享受着偷情时的那种刺激，在老板的房子里占有着老板的女人，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可惜，在上周的一次偷情中，他大意地将一只烟头留在了老板书房的烟灰缸里。

于是，他和赵紫怡的秘密勾当暴露了。

店方在肉痛之余，至少还能自我安慰，“看哪，新一代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求何其强烈”——尽管那都是通俗小说。但若读者中还掺杂了一个一坐好几天的秃顶老头，就显得不那么青春洋溢、欣欣向荣了。

店员第四次走到他身边，经过时还刻意咳嗽了一声。那老头像前三次一样，立刻将书页贴在眼皮上，盘着腿身子往旁边一转，头和书本一起塞进了书架的空当里。店员翻翻白眼撇撇嘴，无语地走开了。

那天行尸走肉般从单位飘回家，他立刻冲进儿子的房间，以欲哭无泪的怨气，将那本教唆他犯罪的书一口气读完了。他心里很矛盾：确实，要没有这劳什子东西，估计也出不了这事儿；但现在除了向它求教之外，他实在是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看完最后一页，嗯，还有点感触：这里头有学问哪。书里说了，受害人身份越是显赫，警方的破案力度就越是排场。这个理论第二天就证实了，一群制服大兵压境，随侍着刑侦界各领域的精英，公安局长都亲自出马，这场面，大呀！不管怎么说，上面都不会对一个比熊猫还珍稀的专家的死亡熟视无睹。

害怕呀，真害怕，被叫去问话时直打摆子。幸好，他平时见了人也哆嗦，再者，看见大檐帽就打软的老百姓绝不止他一个，所以只走个过场就被放回来，是不是以后都没事了？

不！这本书告诉他，平均每个嫌疑人都要受审两到四次，一个案子才能完结。这么说，危险的在后头？

读过这部宝典，确实长了不少见识。然而，虽然吐露了这么多真理，但一本书毕竟是一本书，总觉得单薄，就好像大冬天只穿件单褂怎么都冷。这前因后果的，中间似乎有点什么隐讳的道道儿，但云里雾里稀里糊涂，总也闹不清楚。也许，该多看几本同类型的，再增长点阅历，武装武装思想。他是看着红色经典《地道战》长大的，至少知道打仗打输了要读毛选；现在杀了人了，看看侦探小说吧——这种教你怎么杀人越货的东西叫“侦探小说”，作者在后记里告诉他的。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他找到了图书大厦——他跟一切能满足自己又不必花钱的地方有缘分，坐在侦探小说专柜的过道里，埋起头来。如

说他昨天从出去训练后就没再回宿舍，但因为他经常有不回宿舍住的时候，所以他们都没有太在意。另外，学校的老师为我们找了一间体育馆的办公室让我们临时处理案件，我们去那里把资料细细看看，你也好整理一下思路。”

柯西看着刘警官，不知说什么才好。她终于明白，像她老爸这种脾气不好的怪老头为什么也能够和刘叔叔成为挚交好友。“嗯，谢谢您。”柯西觉得 he 可以和眼前的这位长辈成为忘年之交。

### 看“锁”

在办公室里，柯西和刘警官对桌而坐。

“空手道社团在学校已经成立十年了啊！”柯西捧着手中的资料感叹。

“是啊，它是校方很看好的金牌社团，有学校场馆、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是学校重点建立、培养的社团。十年来在市、区乃至全国的大学生空手道竞赛上获得了不少奖，为学校争得了很多的荣誉。你看，郭嘉悉，也就是教练， he 现在是研二的学生，三年前他曾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国的大学生空手道大赛，并且获得了轻量级的冠军。现在他不只是学校社团的教练，也在外面的道场教学。还有袁圳坤、齐辛、田维风，他们三个是现在空手道社团有名的‘三剑客’，三个人关系非常要好，这几年为学校得了大大小小的奖不下十个。”刘警官向柯西详细介绍情况。

“田维风？我记得刚刚齐辛说交给梵一尘的医院证明就是他的，是不是？”柯西追问。

“没错，田维风在上个月，训练前自己做力量练习时受了伤。我们的警员从死者梵一尘身上找到了校医院的证明，并且经过和医院核实，田维风的伤势很重，由于还没有交全手术费用，所以尚未做手术彻底治疗，但医院说即便是做了康复手术，以后虽然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但重返训练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太可惜了。”柯西眼中的遗憾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出来。

“对了，刚刚的那个女生田维雪，她是田维风的亲妹妹，现在她每天

地认定你就是凶手。但她并没有站出来指认你的谎言，相反的而是帮你圆了谎，成了嫌疑人中第二个说谎者。原因很简单，丁可可很喜欢你，不，准确地说她是崇拜教练，因为在你们这近一个月的训练中，我注意到每次训练时，她都严肃认真，性格内向的她不敢和教练交谈，但却渴望得到你的肯定。所以她总是格外地努力练习，而且她严肃的脸上只有在得到教练你的表扬时，才会掠过一丝微笑。”柯西的声音停了下来，她看到了丁可可低下了头。

“的确如你所说，因为我们两个在外面教课可以挣到三倍之于学校的课时费，所以我们就……对不起，丁可可，我不是一个好的教练，更不配做你的偶像。”郭嘉悉也将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

“虽然你们两个全都说了谎，但是你们在案件发生时都已经早早地回到了自己的寝室，所以，你们都不是凶手。”柯西继续往下说，“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三位说谎者。11:30 就被男友送到宿舍楼下，但宿舍入门打卡记录的时间显示的却是 12:00。田维雪，你可以解释一下在这半个小时里，你都去了哪儿吗？”

“我……”田维雪欲言又止，不知如何作答。

“好，我来帮你说。11:30 在和齐辛分开后，你并没有直接上楼去，而是悄悄地来到了体育馆，和你事先约好的梵一尘见面。他是你的前男友，随便编个什么理由你都可以把他骗到这来，然后你就亲手杀了他。至于动机，也再清楚不过了，你哥哥田维风就是因为他们偷拿了学校拨给社团更换器材的钱，致使陈旧的设备不能及时更换，才受了重伤。而且身为团长的他，为了逃避责任，还把受伤原因写成了训练器材使用不当，这是你最不能原谅的。”柯西接着说，根本不给田维雪插话的机会。“将他杀害之后，你将他弄进小仓库，这对于练体育的你来说并非难事，为的就是把罪名嫁祸给唯一有这个小仓库钥匙的后勤部长韩磊。而手法也再简单不过了，”柯西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个被透明口袋包好的挂锁，“后勤部长告诉我小仓库近来才换的新锁，鉴识科的检验报告上也明确写着挂锁上的指纹是韩磊的，他是后勤部长，负责每天开、锁门，有他的

薛庆山火烧火燎的心境来不及品味这一路上陌生已久的景色，但脚步始终都快不起来。

薛庆山感觉浑身发软，头重脚轻，如果不是装着满满的心事，他真想立即躺在路边的玉米地里睡他个天翻地覆。

薛庆山正迷糊着向前走，突然感觉身侧的玉米棵子晃动，一个身影斜刺里冲了出来，双手反剪勒住他的脖子！

薛庆山暗叫一声“不好”！倏忽一个下蹲，同时半翻身使出一记黑虎掏裆，将来人的下阴牢牢锁住！

只听对方“啊”一声惨叫，手一松，一把匕首掉在地上！薛庆山被惊出一身冷汗，这才发现来人一身黑衣，头上套着一个黑色的头套！

说来也怪，薛庆山本来疲软至极的身体，忽然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瞬时爆发，冲对方又是一个扫堂腿，将其狠狠撂倒在路边的地沟里！

来人像块泥巴被狠狠摔进了狗屎堆，但又出人意料迅速地爬起来冲进了玉米地。

薛庆山一个箭步跳过水沟，直奔玉米地里追去！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薛庆山没想到事情的转机来得如此之快！猎物竟会自己撞上门来？一定要抓到他！否则自己还能算是警察？

大片大片的玉米棵扑倒下去，薛庆山起初感觉浑身扎满了刺、着起了火，后来渐渐失去了知觉，只知道追，像一条野狗，没命地追下去。

地势渐渐高耸，一跑出玉米地，薛庆山心里一阵狂喜，前方是面足有十几米高的石堰！此处正位于薛家庄与红旗水库之间的落差处，高耸的石堰上方是另一块玉米地。除此之外，两面全是陡峭的山坡！

薛庆山高吼：“站住！”

对方果然站住。

薛庆山再吼：“蹲下！你跑不了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拦路抢劫？快蹲下！”

对方大口喘着气，突然开口问：“大哥，我不抢了，你放我走行不行？”

“你看见什么了？说得仔细点！”

“波子去拉屎，半天没跟上，我恐怕他迷了路就返回头去找，谁知道他听见动静几步就跑开了！我跑过去一看，就见那闺女光着身子躺在地上……我当时感觉就好比天塌了一样啊！……”

“照这么说，你没有亲眼看清楚是波子干的……”

“咳，要是我真没看清楚也就罢了……我说死……也不能相信这种事真是波子干出来的！我往波子跑的方向追了几步没追上，心想快回去给那闺女穿上衣裳……可我万万没想到啊，等我回去正好又看见那个畜生压在人家闺女身上！起头我想喊，但看见波子把那闺女生生捂死过去了，我心想波子是想杀人灭口啊，可他不知道这一切都让他老子我看见了呀！我真是被吓破了胆儿了，你说他怎么敢这么样做啊？老天爷……”薛庆林哭得一抽一抽的，声音不时被连串的咳嗽打断。

“那闺女没死，发了好几天高烧……”薛庆山一脸沉重地说。

“我知道，庆川都和我说了。我没想到消息传得那么快，她一报案你们就下来了！看来老天爷有眼说得一点不假啊！”

“她们家没报案。”薛庆山话一说出，一下子就后悔自己太冒失了！果然，薛庆林听了立即仰起满是泪痕的脸问：“三兄弟，事到如今就真没有办法了吗？她们没报案，只要能让波子出去念大学，叫我死我也愿意！咱多赔点钱行吧，三兄弟！？”

薛庆山眼含热泪：“你有多少钱赔？那闺女一辈子的创伤你赔得起吗？大哥！咱不能掩耳盗铃伤天害理啊……”

“呜呜……”薛庆林双手捂头像个女人似的痛哭起来。薛庆山也跟着簌簌地垂泪，脑海里旋转着张叶芬那张柔弱憔悴的脸，刘丽丽那苍白空洞却又悲愤倔犟的眼神，还有那身强体壮的波子，亲如手足的大哥，整个薛家、薛家庄……

若是这一切没有发生该多好！若是自己不报案就此压住呢？若是自己执意追查，就将毁灭了这个原本生机勃勃的家！一时间，薛庆山的胃又疼起来，几乎排山倒海样难以承受。

薛庆山用力压着自己的胃部，想减轻一下胃痛。蓦地，他突然惊醒，

的图案，就是想让她在精神上完全臣服于他。”

“你的专业水平好像倒退了。这样的例子不能用在我的身上。看起来行为相同的例子在性质上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

“我不这样认为。你的行为除了有犯罪性质还有对女人的不尊重。”

“真是无稽之谈。我不想将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了。”

白玲，校园里天使一般的身影掠过我的眼帘，我被她的美震惊了。我很少看到这样美丽的姑娘。她的黑发有如丝绸一般光滑，她的目光就像夜月的清辉柔和而又充满诱惑力。看她的背影，就像是欣赏一首优美的诗歌，就像是在品味一幅韵味无穷的风景画。当年我的妻子也给了我这样的感觉，现在她只能像石头一样让我悲怆和伤感。那天晚上我在疲惫中沉沉入睡，在梦中看到了微笑的白玲。她像风一般的飘向我，她青春的异香竟唤醒了我身体里久已离去的情愫。虽然醒来后我被各种正统的理念所包围和谴责，但我还是感觉到肉体的机能似乎在发出碰撞涌动的声音。我在学院里给几个年级上大课时又看见了那双动人的眼睛，有如星光飘进了我的灵魂，那堂课我讲得特别生动。我讲到了人类对美的感觉，讲到了画家梵高为了爱宁愿舍弃自己一只耳朵的故事，我充满深情的讲解赢得了阵阵掌声。这个效果是我从未想到过的，因为我的课已经有好几年因为太死板太没有活力而被大学生们冷落。那天傍晚我在学院的林荫道上散步，“老师好，”认识和不认识的学生同我打招呼。一个很好听的声音飘进了我的耳朵，“老师您好，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她出现在我的眼帘中了，长发披肩，微笑时长圆的脸上还有两个动人的小酒窝。她的胸显得太丰满了，乳房像是要挣脱衣扣跳出来。我的心一颤。“可以，你问吧。”“尼采懂得爱情吗？我认为他有些说法对我们女性有些不恭敬。”我说，“其实尼采身上的世俗味还是很重的。他也曾对爱情产生过幻想。他怀疑上帝的存在，所以他也并不想控制肉体中那些野性的声音。他是那个时代的‘超人’，他的理念给了我们后来者一些想象的空间。至于他对女性的态度，我认为他那样神经质的人有可能说话并不太严谨，有时候他也让人反感。人是很复杂的个体，尼采也不例外。”“谢谢您，老师，我很佩服你。顺便说一句，您的诗也不错，我曾在一本杂

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呆子，你现在滚开还可以捡一条命。不然，别怪爷们儿下手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滚不滚？”我说，“我虽然只有这一条命。但是你要我不管这个躺在地上的可怜姑娘，不是显得我太胆小了，没有一点正义感了吗？”这时，我只想拖延时间得到救助。我们说话的声音惊醒了地上的姑娘，一看眼前的情景她就明白了我的境遇。她说话的声音很小，“求求你们放过我的老师。”她转过头来对我说，“老师，你走吧。你这样文弱的人打不过他们的。”我说，“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走呢。”我向光头说，“你们不能这样无法无天……”光头发火了，握着匕首朝我冲过来。我看见匕首刺来，向旁边让开了一点，光头刺了一个空。但我没有躲开另外一个家伙的刀子，我被刺中了右臂，晃了晃差点倒在地上。其他几个一拥而上对我一阵拳打脚踢，打得我五脏六腑像是被火点着了一样痛得难受。凶徒们正在作恶，警察赶到了。有两个家伙被当场抓住了，其他人作鸟兽散。那天晚上，我们还到公安局作了笔录。

“司马先生，我想告诉你一个对你非常不利的消息，这个案件又有了新的进展。你感到吃惊吗？”

“没有什么。我说过破案是你们的天职。如果案件久久不能侦破，就说明警方无能。我替你们感到高兴。”

“如果我告诉你，我们在那座海边小屋附近的沙滩上发现了那个装硫酸的玻璃瓶，上面有你的指纹，你是不是还能保持这样镇定的样子。”

“你们现在才发现装硫酸的玻璃瓶，并且还是在离犯罪现场有一定距离的沙滩上。这样你们就能肯定我是凶手吗？”

“虽然只凭这一件证据不能说明你就是凶手，但是，同我们所调查的其他证据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已经能肯定地说，你这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这就是说你这位破案的警察也已经像一位法官一样确信我就是真凶了，你可以在电视上发表破案的新闻了。能这样神速地破大案，你提升的机会来了。”

“你说这样的话一点儿也不幽默。我是警察，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

前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件事更使她感到痛苦不堪。燕子还是个学生，并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她面临着一个今后跟着谁一起生活的选择。由于父亲更多地忙于工作，所以事实上燕子是由母亲拉扯大的，她也非常清楚母亲在自己身上注入的那种深厚似海的爱。在婚姻登记处，母亲流着眼泪提出家里的一切财产她都可以放弃，只要女儿燕子。父亲在沉默了好一会儿后终于点了点头。就在这时燕子看到父亲眼里涌出了晶莹的泪花，嘴巴咬得紧紧的，表情十分痛苦。在燕子的心目中，父亲燕春来几乎可算作勇敢和正义的化身，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父亲。燕子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痛苦不堪的表情。

燕子在极度痛苦中最终选择跟着父亲燕春来一起生活。离异后的父亲对燕子倍加关爱，常常达到了溺爱的程度。父亲一直没有再娶，燕子对父亲长期的单身生活心有不安，但从来没有主动劝父亲再婚，因为在她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美丽的愿望——父母能破镜重圆。在父母离异之后，这个愿望多次在燕子的梦里出现过，而且每次都把燕子感动得热泪盈眶。孟凡对女儿当初的选择显然有些伤心，在与燕春来离婚后不久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其实自父母离异之后，燕子心里一直对母亲怀有深深的愧疚之意，但母亲这个远赴他乡的举动却深深触怒了她。因为她感到母亲的这个举动将自己心里的那个辉煌而美丽的梦想给击碎了。母亲走后曾给燕子来过几封信，也曾请求燕子在假期中到她那里去住些日子，燕子都没有答应，她甚至连母亲提出要一张她现在的照片的要求都拒绝了。

燕春来是在遇害后的第七天火化的。火化那天市、区司法部门的领导，一些律师同人代表陪同燕子前往火葬场办理后事。灵车是从市司法局北大门出发的，燕子他们一行乘坐的车紧跟在灵车后面。刚出司法局大门，燕子就看到道路两旁站满了前来为父亲送灵的人，足有上百人。看到灵车出来，送行的人群中随即发出了悲凄的哭泣声。自父亲被害后，燕子的眼泪差不多已经流尽了，她的心情已经悲痛得近乎麻木。然而，当看到眼前这感人的送灵场面时，燕子放声大哭，哭得昏天黑地。灵车到了南郊火葬场时，燕子再次看到了守候在这里送灵的人群，密密麻麻